

五姑娘

三上花轿

王志新◎著

WUGUNJIANG
SANSHANG HUAJIAO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五
姑
娘

三
上
花
轿

王志新◎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姑娘三上花轿 / 王志新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526-2496-0

I. ①五…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3947号

五姑娘三上花轿

著 者 王志新

责任编辑 张雅光

责任校对 虞姬颖 罗敏波

责任审读 黄 彬

内文装帧 金字斋

封面装帧 原色太阳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

电 话 0574—87287264(编辑) 87242865、87279895(发行)

网 址 <http://www.nbcs.com>

印 刷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65千字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6-2496-0

定 价 48.00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发行商联系调换。电话 0574-87286804

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的江南水乡宁波，女主人公五姑娘（陈银屏）美丽聪颖、善良勇敢、重情重义，知书达理、医术精湛，扶贫帮困、治病救人、坚持正义。

五姑娘自小没娘，十二岁死了爹，十四岁被卖给老墙门伍家得了痨病将死的儿子冲喜……

五姑娘在老墙门的伍家与放牛娃阿来相遇，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在以后跌宕起伏的艰难岁月中，阿来为她舍生忘死，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兄妹情，最后彼此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

五姑娘三上花轿：第一次是被逼的，在悲悲切切、懵懵懂懂、冷冷清清中被抬进了老墙门给人冲喜；第二次是自愿的，在开开心心、欢欢喜喜、热热闹闹中被抬进东钱湖林家大宅与相爱的人结婚；第三次是急切期待的，是在风雨过后的艳阳天，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喜气洋洋中被抬去准备与阿来完婚……

五姑娘为什么会三上花轿？

她最爱的是哪个男人？

她最终会与三个男人中的哪个在一起呢？

请读者跟随作者流动的笔墨，自己去寻找答案吧！

书中运用大量精彩的笔墨来书写宁波当时的风土人情、秀丽景色、历史典故、歌咏诗赋等，使全书充满了江南水乡浓郁的乡土气息。

若有机会让我推荐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剧本，我一定会推荐这部小说。理由很简单，《五姑娘三上花轿》非常契合电视连续剧的一些基本要求，当然最主要的是它催人泪下的故事情节。

王志新是处理故事情节的高手。在这部约三十余万字小说里，他把主人公五姑娘的故事讲述得声色俱佳：女主人公陈银屏，即五姑娘，自小没娘，幼时丧爹，只好寄养到贫困的山村里。十四岁被卖入宁波东乡伍家桥村与人冲喜，这是她的初嫁，初嫁后生活倒也渐有起色。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她大病痊愈的丈夫罹难遭杀身之祸。失去丈夫之后的她不肯受夫家族里几个贪色之徒凌辱，只得夤夜出逃。逃入城里一家大药房，她开始了新的生活，第二次坐上大红花轿出嫁，育有一子，学得了医术，就在她欲展才华之时，又遭厄运，不得不再次逃亡，甚至沦为乞丐……最后她被逼到了绝境。这是故事的前半部，已不难看出作者对故事情节起落的精心设置和叙事节奏的精准把握。后半部，故事更是跌宕起伏，潮起潮涌，一浪高过一浪。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叙述手法已悄然改变，即从单线性变成了多条线索并进，最终指向一个中心点的箭垛式叙述。这个箭垛，就是法庭的庭审，庭审是整部小说的高潮。

这部小说的结构完整而精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故事情节比比皆是。作者对情节的伏笔和照应、人物的前后关联等技巧运用得自然而又隐蔽。

比如：五姑娘初嫁的新郎是个患痲病卧床不起的后生，她被大红花轿抬进门，是因为婆婆要给儿子“买媳冲喜”，这是一个抓

住读者眼球的绝佳开篇。到了第十八章，死而复生的婆婆和死里逃生的媳妇多年之后在一个小寺里突然相遇，婆婆终于吐露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五姑娘，今天我如实告诉你，我是你的亲娘……”这时婆婆变成了亲娘，五姑娘和先前的丈夫变成了兄妹。这与作者前面写到的内容相呼应，如：婆婆曾详问过五姑娘的身世；即使丈夫病好了以后，小婆婆也不让他们同枕共眠；丈夫要去上海读书，执意要五姑娘同行，最终被婆婆拦了下来……如果当时读者对婆婆的这些行为有所不解，那么到这里会豁然明白原来这是婆婆为防乱伦的一番苦心，也会感到故事情节的合理性。

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和人物关系出人意料的设计在王志新的笔下不胜枚举。如果说，已经被砍头、做了坟的丈夫又回来找五姑娘这样的情节还在读者的预料之中的话，那么五姑娘与阿来的最后归宿很可能在读者的预料之外。

五姑娘与阿来的关系的设置凸显了作者的匠心。这一对人物，一个是初嫁老墙门的小媳妇，一个是替老墙门主人干活的放牛娃，从最初的相识，到他们不断地离散，不断地相遇，变化的是他们的生存环境、各种不公的凄惨遭遇，不变的是他们枝叶相持的真情。

在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里，紧裹着人间的悲欢离合；从主人公的命运中折射出历史的风云；用故事的不同场景串联出一幅时代的长卷，使我们在阅读中又重新走进了那段尘封已久的岁月。通过对复杂的社会关系、逼真的生活场景、鲜活的人物对话、细致的心理活动、激烈的矛盾冲突等的描述，作者在作品中成功刻画了社会生活中丰富的众生相，揭示了人间的美丑和人性的善恶，这正是这部作品要表述的宗旨。

作品中还蕴含了丰厚的宁波地域文化，可以让读者跟随曲折

动人的故事情节,了解宁波的地域风情、传统习俗等。如:结婚的场面,拜生的场景;家规、族规,人情事理;山水、交通,楼房建筑,等等。作者都不惜文墨,甚至还浓墨重彩。

传统编剧理论中,讲究场幕之间的高潮设计,也强调节奏的粗略与停顿,过渡的简洁与情感的细腻。电视连续剧中,除了戏剧冲突的环环相扣,更有艺术魅力的是无对话的视觉语言。《五姑娘三上花轿》的结尾是一个典型的视觉场景:“一道白帆渐渐地远去,船犁开了河水,水路越来越宽,荡起的浪花见见消逝……”另一个精彩画面是:当庭审结后,“法庭内硝烟散尽,空空荡荡;法庭外大门紧闭,冷冷清清。林家俊如不可饶恕的罪犯,只能躲在角落里眼睁睁地看着银屏在众人簇拥下离去。他感到无限耻辱,无限羞愧,无限悔恨,无限失落,无限悲哀。”这就是典型的说话的空镜,不管是慢慢拉开还是推进,都是令人感慨不尽的画面语言。

据我所知,作者在写小说前,还写过几部戏剧剧本。这一想就对了,戏剧创作对情节的要求,对矛盾冲突的强调,对高潮与节奏的严厉,不都在这部作品中显现得周密细致而又淋漓尽致了吗!长篇小说的写作难度,不仅在于容量,更在于对故事和人物的多方位把握和立体化塑造的能力。故事情节能否在绵长的气息中自然流畅,又不断地吊着阅读者的胃口,并将作者的构思缓缓倾吐出来,是考量作者写作才华的关键。王志新能够如此沉着而激情地描绘自己编织的故事之网,将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对人生的真切理解化作故事娓娓讲述出来,的确可见他的创作功力。

《五姑娘三上花轿》内容饱满,形式丰富而严谨,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不知诸君有否同感。

成 风

(作者为鄞州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鄞州文学》执行主编)

丙申年三月写于若根居

目 录

- 001 第一章 卖身冲喜,大红花轿抬进门
- 011 第二章 惺惺相惜,老墙门里遇知音
- 016 第三章 风波突起,婆媳俩无奈一搏
- 023 第四章 心灵相通,情深犹如亲兄妹
- 027 第五章 飞来横祸,阿来勇救五姑娘
- 044 第六章 避祸药房,林公子恋五姑娘
- 056 第七章 林家大婚,大红花轿遭人抢
- 069 第八章 兄妹重逢,阿来劫后诉衷肠
- 075 第九章 医术有成,五姑娘救人斗法医
- 081 第十章 林家祝寿,许家夫妇起贼心
- 087 第十一章 兄妹情深,五姑娘悉心救阿来
- 091 第十二章 祸起萧墙,五姑娘代公公受过
- 102 第十三章 遭人陷害,林家家破人亡
- 112 第十四章 寄人篱下,五姑娘母子受凌辱
- 132 第十五章 六亲不认,恶妇欲置林家死地
- 144 第十六章 险遭卖身,五姑娘母子雨夜逃生
- 152 第十七章 绝处逢生,五姑娘母子遇恩人

- 163 第十八章 小寺认母,五姑娘方解身世之谜
- 170 第十九章 母子失散,张秀娟闺房藏密
- 176 第二十章 大难不死,祥明寻妻失之交臂
- 181 第二十一章 世有奇缘,兄妹再次重逢
- 195 第二十二章 情投意合,小恋人自许终身
- 199 第二十三章 附势斗气,张许联姻、林徐结亲
- 215 第二十四章 自食其果,许来宝洗劫自家
- 220 第二十五章 以德报怨,五姑娘大义救恶妇
- 228 第二十六章 悲惨婚姻,张秀娟悲情离世
- 239 第二十七章 为解情愁,鸿杰创业斗恶霸
- 247 第二十八章 倾诉衷肠,兄妹结下生死情
- 257 第二十九章 兄妹蒙冤,山中行医遭诬陷
- 265 第三十章 生死与共,兄妹刑场盟誓
- 276 第三十一章 冤案重审,林嘉俊回乡中奸计
- 286 第三十二章 法庭斗法,众人助兄妹雪冤情
- 305 第三十三章 二夫争妻,上林寺菩萨解心结
- 312 第三十四章 云龙谢恩,五姑娘三上花轿

张秀娟林嘉俊婚成恶,好不亲六 章正十策 SET

张秀娟雨千母娘故正,良妻善制 章六十策 DDT

人恩殿千母娘故正,主妻仗义 章十十策 SET

第一章 卖身冲喜,大红花轿抬进门

天空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在宁波西门外板桥头的一间小屋内黄豆般的火焰跳跃着,久病不愈的陈文斌先生如那盏将要熬干油的孤灯,生命的火苗在渐渐幽暗,他紧盯着灯火难以瞑目。虚掩的门被轻轻推开,进来一个带着雨丝与冷气的女人。这个女人走到床边,他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她就是他一直企盼的唯一亲人——表妹张秀花。陈文斌张开干涸的嘴唇叹了一口气,低沉地说:“好表妹,我知道你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我没有别的亲人,只能将女儿银屏托付给你,她自小没有娘,一直跟着我过得很苦,到你家后,希望你能像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待她。”

“表哥,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照顾好侄女银屏的。”张秀花俯下身去轻轻地安慰他,表妹的话让弥留之际的陈文斌了却了心头最牵挂的事,带着泪水慢慢合上了眼睑。

没了爹娘的陈银屏跟着表姑妈张秀花翻山越岭来到黄岩太平岩下村。表姑妈家在一个大山岙中,与邻居家一样是几间低矮的破茅屋,屋里挤着六个穿着五颜六色破衣衫的孩子,个个瞪大眼睛傻傻地瞧着这个远道而来的陌生人。表姑妈家本来孩子就多,如今又来了一个,为唤着方便,他们的名字就被阿大、阿二、阿三所代替,银屏排在第五个,表姑妈与邻居就叫她五姑娘。

表姑妈家人多又无多少田地,生活很苦,每餐喝的是玉米糊、野菜薄粥汤,还常常是吃了上餐无下餐。现在又添一张嘴,日子更不好过,在这些兄弟姐妹眼中,五姑娘自然成了多余的人、讨厌的人。懂事的五姑娘从他们的眼中明白了一切,她每天一早穿过高低不平的石蛋路,到位于村旁的一个大溪坑中担水,然后去山野里拾枯柴、挖野菜,或去田间拾田螺、捉泥鳅,一回家就扫地、洗衣,干各种各样的杂活。吃饭时,这些兄弟姐妹先争抢,五姑娘就站在一旁看着,等他们争抢够了她才靠近桌边去吃剩下的冷羹冷菜。倘若某一日有薄粥汤饭可吃,表姑妈只分给每人一小勺,将剩下的冷粥冷饭用木饭桶盛着钩上木钩吊得很高很高,或者干脆藏起来,可是一到晚上这些冷粥冷饭早就被偷得精光。表姑妈虎着脸用小木勺敲着木饭桶追查时,虽然五姑娘心中清楚是谁偷吃了冷饭,但她只能与其他兄弟姐



妹一样低着头挨骂、挨小勺子敲头皮。表姑妈见没人认账，骂够打够了，也只能唠唠叨叨地罚大家饿肚皮。

五姑娘在表姑妈家有一餐没一餐地苦度了两年光阴。第三年黄岩闹灾荒，许多山民扶老携幼去外乡逃荒。表姑父也要领着这一大家人出去逃荒避难，他捆扎好几条破被塞进竹筐里，临出门时忽然下起滂沱大雨，门外顿时泥水横流，表姑父凝望门前大雨中泥泞的羊肠小道愁眉百结。

雨越下越大，白茫茫一片看不清山与路。时近中午，表姑妈端出一大盆野菜汤，大姐跟着捧来一大摞碗。

“雨这么大，还是吃点东西再走吧。”表姑妈边给大家盛汤边说。

五姑娘埋头喝着苦涩的野菜汤时，一个戴着破笠帽、披着蓑衣的瘸子老头冒着大雨一拐一瘸走进表姑妈家，他带进来一身雨水和一串黄泥脚印。表姑父见到他似见到救星，忙与表姑妈一起将他拉到一边嘀咕起来。过了一阵，瘸子老头来到这七个孩子前面一拐一瘸地来来回回走了几遍看了几遍，孩子们个个抬起头惊恐地看着这个瘸子老头奇怪的举动，最后他用那只粗糙的大手摸了摸五姑娘的头说：“我看还是这个姑娘吧。”然后他塞给了表姑妈十元龙洋。五姑娘心中惶惶不安，她揣测着：不知这个怪老头要她做什么？不知自己是祸还是福？

表姑妈将五姑娘搂在怀里，从小竹筐里寻出缺了齿的木梳子给她梳头，又给她戴上用碎布折成的蝴蝶花，还从那竹筐里掏出一件看得上眼的旧衣服给她穿上，经这么一打扮五姑娘竟然也显得灵秀动人了。最后表姑妈解下自己的围裙将几件破衣打成包裹帮五姑娘系在背上，抹着泪花说：“五姑娘，你就跟着这个瘸子舅舅到外乡逃生去吧，总比在这儿饿死强。”

表姑父含着泪给她递过来一顶破笠帽，轻轻地拍拍她肩头说：“去吧，到了外乡你做事要小心。”

此时的五姑娘又恐惧又心酸，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心想：表姑妈的心肠为何那样硬？竟将她交给这个瘸子老头，不知他要带她去何处？要她去干什么？但她转念一想，与其说在这里有一餐没一餐地挨饿，倒不如跟他去，说不定他能带她去一个有饭吃的地方。于是，她强忍住满眼泪水茫然地点了点头，那年她才十四岁。

“拜托瘸子哥千万别让这孩子再受苦了。”临出门时表姑妈噙着泪花嘱托瘸子老头。

“你们放心吧，我会带她去好地方的，说不定你们以后还能沾她的光呢。”瘸

子老头点点头说。就这样，表姑妈夫妇让瘸子老头将五姑娘带出了门，后面六个孩子木然地睁大眼睛看着她走出这个门槛，渐渐消失在大雨中。

五姑娘跟着瘸子舅舅冒着潇潇骤雨起早落夜翻山越岭四天多，终于走出了穷山窝，来到了宁波。她心想，在宁波城里落脚至少不会再饿肚皮了。可谁能料到瘸子舅舅只让她在城中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买了只烧饼给她充饥，就又带着她出新河头过白鹤桥向乡下而去。雨后清晨，白茫茫的水雾弥漫着中塘河两岸，五姑娘被瘸子舅舅紧紧牵着迷茫地走在塘河路上，心中猜想着不知道要带她去何方。太阳在迷雾中渐渐露出脸来，五姑娘双腿如灌了铅，实在走不动了，她央求瘸子舅舅歇一会儿再走，瘸子舅舅就让她在泗港庵前的禅月亭中歇下来。她坐下石凳才发现自己的破鞋已走得只剩下半截，脚趾缝起了好几个血泡，腹内在咕噜噜地响。今天正逢市日，街上行人熙熙攘攘，货郎担、烧饼摊、各色糖果摊在凉亭旁摆了一长排，刚出炉的烧饼香得她直咽口水。瘸子舅舅似乎猜透了她的心思，连忙在石凳上敲敲旱烟管，灭了烟火拉着她起了身。五姑娘跟在瘸子舅舅身后一路看去，街上开有几十家各色各号店铺，农民在沿街边摆起了一排排蔬菜摊，还有竹篾里绑着双脚的鸡鸭鹅在叽叽嘎嘎地叫，小商小贩抢了摊位争相摆开五花八门的货篋货架，扞鱼人正忙着从脚划船里将活蹦乱跳的河鱼、河虾一桶桶搬上岸来叫卖，靠在河埠头的下洋船装运来的海鲜与咸鲞也摆了一大摊，大群买主在讨价还价，肉摊上的屠夫抡着大板斧噔噔地在大木砧上斩肉，一旁架子上吊满了大条小块的猪肉、猪头与猪蹄……这儿多富庶啊，要是在这儿落脚也不错，五姑娘想着不由得开口问：“舅舅，我们要去的地方不知还有多远？”

“不远了，就在附近。”瘸子舅舅仍没有告诉她要去何方，而是紧紧拉着她从小人缝中挤出了热闹的泗港街头。

临近傍晚，瘸子舅舅带五姑娘走过一座枯树老藤下的四脚凉亭，跨过一座高高的石桥，来到村中一个老墙门前停下了脚步。他上前敲了几下门，里面出来一位老太太，将他俩引进厅堂。虽说天还未黑，但这厅堂中已昏暗得一片模糊。

“伍老太太，这就是你要的姑娘，我给你带来了。请你仔细看看，这个姑娘你满意吗？”瘸子舅舅弓着身子陪着笑脸问。

伍老太太点亮灯，围着五姑娘从前到后、从上到下打量一番，轻轻地问：“姑娘，你今年几岁？”

“我今年十四岁。”五姑娘低下头轻轻地回答。

伍老太太似乎有些惊讶，于是她又对着五姑娘上上下下仔细地看了一遍，然



后盯着她问：“姑娘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我姓张，叫银屏，家里人都叫我五姑娘。”五姑娘感到老太婆眼光里、话音里有些怪异，她想起表姑妈多次叮嘱，不敢说自己姓陈。

“是的，伍老太太，她家兄弟姐妹多，她排行第五，所以大家都叫她五姑娘。”瘸子舅舅特意在一旁为她做了补充。

伍老太太听后叹了一口气，怜悯地说：“你们家中兄弟姐妹多，生活肯定过得很苦，你放心，我会好好待你的。”

她放下灯将瘸子舅舅拉到一边不知又问了些什么，只见他向她一阵轻轻耳语，她连连点头后去了里间。瘸子舅舅一直盯着她进去的那道门，过了很长时间她才双手捧着一个红布包出来，小心地递到他手上说：“瘸子兄弟，我给你这个数，你总该满意了吧？”

瘸子舅舅展开红布包，看着白花花的龙洋，笑呵呵地说：“满意，满意，谢谢伍老太太。”然后他转过身来告诉五姑娘：“你安心地留在这儿吧，伍老太太是个好人，她待你会像待亲女儿一样的。”说完他在伍老太太的陪同下出门而去，天井里传来他一拐一瘸的草鞋声。

伍老太太领着五姑娘穿过一条黑乎乎的长弄，到灶间让她吃了饭，又叫她洗脸洗脚，随后，伍老太太拿来几件旧衣与一双旧鞋叫她换上。什么都好，只是这双绣花鞋子实在太小，她用劲穿还是穿不进，没办法只得拖着鞋子进房去。晚上，五姑娘在这陌生的大宅里、陌生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大宅里死一样寂静，只有小虫在吱吱地叫，时而有老鼠从床底下窜过，躲在角落里窸窣窸窣地啃食，吓得她起身躲在蚊帐内裹着被单静坐。窗外皎洁的月光照在大宅屋顶上，投下了漆黑阴森的影子，如奇形怪状的妖魔。她提心吊胆地听着一遍又一遍的敲更声，一直熬到公鸡啼过三遍天空露白。

早饭时五姑娘才看清伍老太太，发现她其实并不老，梳得油光光的头上挽了个发髻，发髻上横插着一根挂坠的银如意发钗，穿戴得十分得体，显得十分干练。

伍老太太和善地告诉她：“五姑娘，我家姓伍，人称老墙门伍家，家中只有我与儿子二人，另有几个帮工住在后院。”她瞧着发呆的五姑娘又说：“今天我特地为你请来裁缝师傅，要为你做新衣服，你吃过饭就到厅堂里去候着。”五姑娘起初以为自己听错了，后来伍老太太又重复了刚才的话，五姑娘听后高兴得不得了。

五姑娘心想这里有钱人家就是不一样，主人家客气大方，连家里的佣人都有新衣服穿，这要比在表姑妈家的穷山窝里挨饿受苦不知好多少，暗暗庆幸自己运

气好，连忙嗯了一声，点点头去了客厅。

伍老太太叫裁缝师傅给五姑娘做了红红绿绿的六套衣服，又在市上买来两双新鞋，还对她说：“五姑娘，这些衣服你一件一件地试穿，如有做得不合身的、不满意的你只管说，可以让裁缝师傅给你修改或者重做。”

俗话说穷人家里孩子多，穿衣服常常是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烂阿四，老五只好出屁股。五姑娘过去在自己家中也只有逢年过节时才能穿上一件新衣服或一双新鞋，在表姑妈家中两年多，不要说新衣服，就连一双新袜子都没穿过。今日她头一遭看到自己有六套新衣服、两双新鞋，其中一套新衣裤不光布料好而且做工特别讲究，粉红色底子桃红色花，还在领子、袖口与衣摆处滚了金边。她心中不知有多高兴，连感激都来不及，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于是连声说：“谢谢老太太，谢谢老太太！”

好几天，伍老太太都没叫五姑娘干什么，她走遍了老墙门伍家角角落落。大宅虽已陈旧，但很是气魄，大墙上嵌砌着镂花石窗，墙头上还有精致的砖雕与彩绘，平滑的青石台阶下是红石板天井，只是角角落落里长起了碧绿绿的青苔。一道道斑驳的乌漆大门又厚又重，厅堂里放着笨重的八仙桌、圆桌与镶嵌着圆圆大理石的扶手靠背座椅，只是已褪去了昔日的光泽，让她感到这老墙门伍家曾是一户殷实人家。除了后院有种田人的说话声外，大宅中冷冷清清，只有叽叽喳喳的麻雀在屋檐上蹦跳。

三天后的早饭时，伍老太太看着穿上光鲜亮丽新衣服的五姑娘微笑着对她说：“五姑娘，你穿上新衣裳真好看，简直像一朵含苞欲放的鲜花。”说得五姑娘心花怒放，接着伍老太太语气郑重地告诉她：“五姑娘，今日我跟你把话挑明了，你是我老墙门伍家花钱买来的，是要你与我儿子成亲，当我家媳妇。现在我儿子身体不适，婚后你要好好服侍他，早日让我儿子身体康复，以后给我老墙门伍家生个大胖孙子，传宗接代续香火，好好孝敬我。”伍老太太的话让五姑娘一脸茫然，未等五姑娘反应过来她又严厉地说：“我决定明日为你俩举办婚礼，一切事情已经张罗好了，你必须听我的话，不得不从，不得越轨。若你不从或逃跑，我定将你抓回来卖到窑子里去做婊子，让你千人污，万人辱，永世烂在窑子里，知道吗？”

“是，是，我知道了，我会听话的。”伍老太太的话让五姑娘如梦初醒，她才明白原来自己是被表姑妈与那个瘸子舅舅骗到这儿卖给老墙门伍家当媳妇的。伍老太太的话吓得她汗毛都竖起来了，在这人生地不熟的伍家桥村，在这牢笼般的大宅中她只能乖乖地听天由命，于是怯生生地点头答应了。



晚上，伍老太太叫来了韩媒婆与隔壁叔婆，开口对五姑娘说：“五姑娘，你们山里人不懂规矩，没给你从小缠脚，害得你双脚生得又大又难看，不成体统。你长着这样的大脚明天怎能上花轿？怎能与我儿子拜堂成亲？今晚必须缠脚！”

“老太太，我脚不大，别缠脚了吧。”五姑娘听说过“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说法，于是害怕地恳求。

“常言道，脚大劳碌，脚小享福，明日像你这样的大脚上轿拜堂是要坍老墙门台的，你婆婆说得对，今晚你应该缠脚。”韩媒婆抽着旱烟帮伍老太太说话。

“我们这儿的女人个个都缠了脚的，你看我这对小脚多好看，你怎么可以不缠脚呢？我劝你还是缠了的好。”隔壁叔婆也在一旁劝说。

“别啰唆了，今晚你必须缠脚！”伍老太太生气地说完起身拿来两个白布团，然后叫韩媒婆与隔壁叔婆一起帮忙，三个人不由分说将五姑娘双脚搁到木凳上，七手八脚地将她的五个脚趾用力捏在一起，然后用那白布一层又一层从脚趾头开始如裹粽子般拼命往上缠绕，最后将她的双脚缠成了两个小小的三角形，又用力套上伍老太太穿的那双绣花小鞋。五姑娘感到十个脚趾已被折断，脚背已被掰裂，双脚痛得如被刀斩斧劈一样，开始时她如杀猪一样哇哇大叫，到后来痛得她只能用双手捧着大腿紧咬嘴唇直流泪水。

“今晚我叫韩媒婆陪你一起睡，在一月之内未经我允许不得解开这裹脚布！”已累得气喘吁吁的伍老太太郑重地关照。

接着韩媒婆扶着五姑娘学走路，学如何向长辈行礼，又拉她跪倒在伍老太太面前，让隔壁叔婆端来一杯茶交给她，教她如何有礼有节地向婆婆敬茶。韩媒婆让她一遍遍地学，又一遍遍地纠正。五姑娘双膝跪得钻心地痛，双臂高举得颤抖，这样一直忙到半夜里。

这一夜韩媒婆坐在五姑娘床上扑哧扑哧地抽着旱烟，啰啰唆唆地训导她以后如何做媳妇，如何待丈夫。五姑娘的双脚痛得如在抽筋，她只顾蒙在被下呜呜地哭，她哭爹哭娘哭命苦，泪水浸湿了枕头。恨狠心的表姑妈和瘸子舅舅，骗爹骗娘骗她到这举目无亲的伍家桥村，害得她在这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她心中暗暗地萌生一个念头：我不能在这儿让这些老太婆活活地折磨死，定要尽早想办法逃出去。

第二天是五姑娘与她丈夫大婚的日子，东方刚露白，送娘子就来催五姑娘起床，接着进来两个女的，一个给她喂上轿饭，另一个用两根棉纱给她开面梳妆打扮，为她穿上用香料熏过的婚袍，戴上凤冠霞帔，头顶戴上一块绣花大红盖头，

在布置一新的闺房里等待出阁。

五姑娘虽是买来的媳妇，今朝总归是老墙门伍家大喜的日子，伍老太太为了给老墙门撑门面，租来了一顶精雕细琢还镶嵌着五光十色丽珠的大红花轿，请来了迎亲乐队。待老墙门外“砰砰砰”响过六声冲天炮仗后，哭哭啼啼的五姑娘由两个伴娘扶着出了老墙门，然后稀里糊涂地被送娘子塞进了大红花轿。

老天爷还挺帮忙，一早红彤彤的太阳升上了东方山头，把伍家桥村照得通亮。老墙门两旁的墙头上几棵小草被拔除了，还粉刷一新，门楣上披挂了结着花球的红绸缎，大门板上张贴了红门联与大红“囍”字，老墙门如饱经风霜的百岁老人经打扮换装后容光焕发。迎亲队伍前有大红“囍”牌引领，紧跟着吹吹打打的喜乐队，大红花轿有韩媒婆与送娘子护送，后面还有几大杠箱嫁妆。五姑娘虽不情愿，但头一遭坐大红花轿也感新奇，在阵阵鞭炮声中，随着热闹的喜乐声，她坐在大红花轿里被颠荡得心头怦怦直跳。迎亲队伍吹吹打打地到大街上兜了一圈，街坊邻里原来只知道老墙门伍家的儿子得痲病快要死了，现在忽听到鞭炮声声，喜乐阵阵，大红花轿抬来新娘子给他拜堂冲喜，都好奇地来看热闹，道路两旁挤满了人。大红花轿经过青石板村道，穿过村前凉亭和一座又一座高高的石牌坊，回到老墙门伍家大门前落了地，众人围住大红花轿争看新娘子。

五姑娘一出花轿就被一大群人拦住，有些人要讨喜钱，有些人要讨喜糖，有些人要叫新郎来背新娘，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向众人分了喜糖，由老墙门伍家大侄子伍富根代新郎背新娘子进了老墙门。老墙门伍家内已有人用六条长凳搭建了“鹊桥”，在天井里铺了一排麻袋，放了白炭火盆。五姑娘双脚已痛得无法站立，两个送娘子搀扶着她摇摇晃晃地走过“鹊桥”，踏过麻袋，跨过火盆，最后从红地毯走进大厅堂。

老墙门伍家的婚事虽办得仓促，但伍老太太知礼节，她不光请来了老族长大太公与小太公等一些长辈，还三次登门请到了族里最有威望的秀才公公。老墙门伍家的亲眷来得不多，老墙门里虽张灯结彩但喜气却很少。

大厅堂上大红“囍”字耀眼夺目，龙凤花烛光芒闪烁，婚礼乐声鼓乐喧天。穿着大红缎袄的伍老太太早已坐在堂上，在儿子大婚日子里她不但高兴不起来反倒是心事重重、眉头不展。婚礼司仪按伍老太太吩咐省了许多礼节，在乐声中两个男宾搀扶着穿戴一新的新郎与五姑娘拜过堂，就匆匆地被送进了洞房。

夜幕降临，外面已鸦雀无声，五姑娘独自在新房中呆坐了大半天，她猜想喝喜酒的宾客一定散尽，新郎该回房来揭她的红盖头了，宾客们估计还会来闹洞房。



但她左等右等却未听见有宾客涌进房来,更没有新郎来揭她的红盖头,在房中陪伴她的唯有令人心碎的呻吟声与咳嗽声,这让她感到奇怪又忐忑不安。她忽然听到有脚步声由远而近来到房门前,从脚步声里她猜出来的是伍老太太,好像还开了门锁,原来伍老太太怕五姑娘逃跑,在她被送进洞房后就将房门上了锁。

伍老太太进房后严厉地告诉她:“五姑娘,你要记住,无论怎样说你总归是我老墙门伍家用大红花轿抬进门的,从今天起,你就是我老墙门媳妇了,你得改口叫我婆婆,得按我老墙门的家规行事,做个恪守妇道的好媳妇,好好服侍你有病的丈夫,如果你有病的丈夫身体早日康复,你就早日为我老墙门伍家生下贵子,我做婆婆的定将重重赏你,以后你就相夫教子孝敬婆婆。”五姑娘微微起身向婆婆点了点头。伍老太太临出门时特别关照:“我给你端来一盆包子,你至少要吃三个,日后你要为我伍家生下三个孙子来,记住千万别忘了。”

伍老太太说完出了房门,又上了门锁,她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五姑娘独自坐着,房外一直没有动静。她沉思良久后自己拉下了红盖头,看到桌上放着红枣、花生、桂圆、莲子,还有一大盆刚端来的热气腾腾的包子。她肚子也确实饿了,顾不得伍老太太所说吃包子是为生儿子,趁房中无人,狼吞虎咽地一下子吃了五个。然后她一拐一瘸地躲到房间角落里慢慢地解开了裹脚布,被缠得紫黑色的双脚又痛又麻,双手在脚面上按摩好长时间双脚才有了些知觉。忽然床上传出急促的咳嗽声,有个紧裹着被子、脸色苍白的男人费力地撑起身来向床边痰盂中猛地吐血。五姑娘被吓得赶紧胡乱地缠上裹脚布,拖上鞋子想逃出门去。待她定下心来才明白,这个咳嗽不歇起身吐血的病人就是婆婆所说的自己有病的丈夫,就是今天与自己拜堂的新郎。她转身慢慢地走近床前仔细察看,只见病人呼吸急促,嘴角还淌着血水,他咳出的血溅满了床毯与一旁的高脚铜痰盂,这让她产生了同情与怜悯。她迟疑一会儿后终于大着胆子倒了一盆热水给他洗脸,将热烘烘的毛巾小心翼翼地抹在他毫无血色的脸上,抹去了他嘴角边的血迹,抹去了眼角旁的泪痕。忽然这病人微微睁开眼睛,微弱咳嗽几声后轻轻地跟她说:“我有痲病,你要离远些,千万别沾上,晚上你就在床那边大椅子上将就睡吧。”说完他又不住地咳嗽起来。

“我不怕,我父亲病重时我也给他洗过脸喂过饭呢。”看着他如此痛苦,五姑娘说着又倒了杯热茶,缓缓地扶起他,给他润了口。

“医生都说我这痲病是治不好了,没救了,你也无须再为我瞎忙,我劝你一有机会赶快逃出去,千万别为我受罪了。”新郎喘着气善意地说。